

#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

史铁生

史铁生短篇小说选

华语短经典


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：史铁生短篇小说选 / 史铁生著. — 上海：  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7  
(华语短经典)  
ISBN 978-7-5675-6245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  
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2176 号

##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

史铁生短篇小说选

著 者 史铁生  
项目编辑 陈 斌 许 静  
审读编辑 李玮慧  
特约编辑 杜 晗  
装帧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 
网 址 [www.ecnu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ecnupress.com.cn)  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  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  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 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 
开 本 787×1092 32 开  
印 张 7  
字 数 120 千字  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  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6245-5/I·1661  
定 价 39.00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## 目 录

- 足球\_001
- 来到人间\_018
- 午餐半小时\_044
- 爱情的命运\_052
- 白色的纸帆\_068
- 绵绵的秋雨\_092
- 夏天的玫瑰\_106
-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\_119
- 钟声\_144
- 死国幻记\_162
- 两个故事\_189
- 往事\_203

## 足球

那支法国足球队来这儿比赛的时候，正是八月里最热的一天。离七点半还有两个多小时，山子和小刚就动身了，一人一辆手摇车，在太阳底下拼命地摇。太阳还挺晒人呢，这季节，太阳要到七点钟才落山。体育场离他们住的地方太远，不这么早动身不行。

单从上半身看，两个小伙子长得都很健壮，胳膊都很粗。山子的车上挂了两支拐杖。小刚连拄拐也拄不了。两辆车一前一后，跑得相当快，有时甚至能超过一两辆自行车。有些骑车的人惊讶地望着他们，望望他们那萎缩得变了形的腿。两个人顾不上别的，拼命摇车，生怕晚了。球赛七点半开始。

来的是法国的一支很不错的足球队。

以前没来过这么好的球队。

直到走了差不多一半路，小刚看了看表，才说：“行！时间有富余，不用这么忙！”

山子也看看表。于是两辆车开始并排走，车速慢了下来。两个人的汗衫都湿透了，都呼哧呼哧地喘粗气。

天空晴朗得耀眼。路两旁是高高的白杨树。

小刚开心地笑起来：“二华这会儿正伺候老婆呢！”

“小子真废物。”山子也笑笑。

“不过，二华这家伙，人不错。”

“这小子，还可以。”

“中午他给我送票来，我还以为他蒙我呢。我心想，这么好的球赛，他舍得让给我？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当然不能说是老婆不让他去呀！”

两个人笑起来。

“应该说，是他老婆人不错！”小刚说。

“他老婆是个模范老婆，把二华教育得不错。”小刚又说。

“模范老婆一举掸子把儿，所有的家务事就都做好了！”还是小刚说。

两个人大声笑起来。

白杨树茂密的枝叶间，知了声不断。

小刚用两个手指撑开上衣兜，看看那张票。

山子的目光立刻跟过去，说：“统共就一张票，你别忘了带。”山子说这话时的神态和语气都透出一点恭维。

小刚没回答，脸上的笑容慢慢变得僵硬，心想：什么叫“统共”？反正一张票不能你我都进去。不过又想：出来的时候说好了，山子不至于说话不算话。

“带着没有？”山子又问，很着急的样子。

小刚还是不回答，把票掏出来，托在手里看，心里有点后悔：这事真不该到处去瞎显摆，二华送来了票，自己就应该悄悄地走……

山子把脸凑过来，小声念着票面上的时间。

“哟！”小刚忽然一惊，转脸问山子，“今儿肯定是五号吧？”

“别这么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行不行？五号！我早算计着今天呢。”

没错儿，是五号。小刚把票放回兜里。过山子这家伙可别说话不算话，算计？算计什么？

“要不然，”山子继续说，“今天我本来是打算去我老姨家的。这么好的球，不看彩电不行。”

小刚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得说句话了：“你真不如趁早上你姨家去呢，别把转播也耽误了。”

山子不言语了。山子的心情立刻有些沮丧。他本来就有点

动摇：万一记错了呢？体育场门前没有台阶，小刚坐在车上可以进去呢？自己白跑一趟倒没关系，问题是把电视转播也误了。问题是法国队！他这几天总想起十二届世界杯赛的场面；想起普拉蒂尼罚直接任意球时的样子；想起佐夫鱼跃扑球时的样子；还有鲁梅尼格，那小子真是浑身都长得漂亮，人要是长得漂亮也真是福气；马拉多纳不漂亮，可那小子跑起来真好看，摔倒了又蹶起来，永远也摔不坏似的，长得真结实，人要是长得结实也行，也漂亮……

见山子不言语，小刚又紧叮一句：“是你自己非要跑一趟不可的。咱们可有话在先，我要是进得去，你可就得乖乖滚回来。”他尽量使语气显得像是开玩笑。

“噢噢，那当然。”山子的灵魂这才从巴塞罗那的绿草坪上飞回来。“我是说，要是你的车进不去，这么难弄到的票别糟蹋了。”

“那没问题！”小刚松了一口气，“我要是进不去，这张票肯定是你的。没得说！”

两辆车拐上了一条宽阔的大路。沿着这条路走到头，一拐弯就到体育场了。但是这条路相当长。

“不过，二华说我能进去。”小刚说。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

“他说我肯定能进去。”

“他说没有台阶？”

“反正他说我进得去。要是有台阶，他干吗还说我进得去？”

山子又使劲回忆起来。他明明记得体育场门前有很高的台阶。至少有十几层。二华那小子整天迷迷糊糊的，没记清楚过什么事。不过，也许是自己记错了？他还是八年前腿没坏的时候去过。那时候他才二十岁，跟小刚现在一般大。他还记得自己跑上那些台阶时的情景：台阶不仅高，而且陡，他一步三级往上跑，那台阶大概并不止十几层，什么地方还种着一些冬青树……每次回忆都是到这儿就断了。也许那不是在体育场？也许是电影院？剧场？美术馆？每次回忆都是以清晰开始，以模糊告终。

“普拉蒂尼。”山子叨唠了一句，无可奈何地望望路两边的楼房。这几天他总想起这四个字，也许是这四个字说着顺口。

小刚看着山子笑：“魔怔了。”

“我是说，可惜普拉蒂尼没来。”

“真懂假懂？这又不是法国国家队。”

“废话，我知道！”山子的话音里有点火气了。关于足球的事，他自信比谁都知道得多。“普拉蒂尼现在在意大利呢！知道吗？就是法国国家队来了，普拉蒂尼也来不了，知道吗？别拿

起话来就说。”

小刚一愣，看了看山子，没吭声。往常他不会甘拜下风，尤其是那句“知道吗”。今天不一样。往常他和山子都没票，倒也都心安理得。再说今天来的又是法国的一支很有名的球队。要是有两张票就好了，小刚想。他摸出两支烟，递给山子一支。

“抽根烟吧，来得及。”

两个人把车停在路边的树荫下，点着了烟，抽着，不说话，望着马路上来往的车辆。树荫很长了，树荫以外的路面依然亮得刺眼，对面楼房上晾着的白被单也白得刺眼。

“一停下倒觉着更热了。”山子找话说。

小刚叹了口气：“要是再有一张票就好了。”

“没事儿，就当遛个弯儿。我好些年没到这边儿来了。”山子的语气更像是在安慰自己。

“我好像还从来没到这边儿来过呢。”小刚说。

山子心里忽悠一下子，忽然觉得自己心眼真够呛——小刚还从来没到体育场里看过足球呢！小刚的腿从小就坏了。

“说不定，到时候能等上一张退票呢！”小刚说。

“别净想好事儿了。这么难买的票，谁买了会不看？”

“那可说不定，二华不就买了不看？”

“有几个二华？让老婆管得儿子似的！”

两个人笑起来。小刚的笑声很高，希望这气氛能延续下去。

“将来真有了儿子，二华非当孙子不可！”小刚说。

“这家伙是有点废物，主要是因为娶了个模范老婆。”小刚说。

“不过，只要他排队买票的时候不废物就行！”还是小刚说。

两个人大声笑起来。小刚希望山子的情绪能一直这么好，否则到了体育场自己是进去不进去呢？不好办。

“我看你将来也危险。”小刚又对山子说，“说不定你比二华还厉害。”

山子愣了一下。

“我说，你将来没准比二华还废物。”

山子把烟蒂在车轮子上按灭，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。

小刚心想：糟糕！问：“怎么啦你？”

“嗯？”山子有心事，直发愣。

洋槐树的叶子被晒得发蔫，已经结满了一串串的豆荚。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多起来，到了下班的时候。各式各样的草帽、凉帽。姑娘们的裙子飘飘的。

“那件事儿，”小刚轻声问，“不是差不多了吗？”

山子拍拍落在腿上的烟灰，看看表，说：“走吧，不算早了。”他不想说那些事。

“又怎么啦？不是说差不多了吗？”

“她们家又不同意了。”

“那女的自个儿呢？”

“六点多了，快走吧。”山子摇动了车。

两个人并排摇，摇得很慢。小刚还想再问问是为什么，看看山子的脸色，把话咽了回去。其实用不着问，不会因为别的。小刚又想到了自己的腿还不如山子，山子拄着拐还能走呢。山子二十八了，小刚真怕自己也到二十八岁。

“什么时候能在中国举办一届世界杯赛，啊？那还差不多！”山子忽然转过脸来说，带些笑容，在这之前他一直木然地望着很远的地方。

“净想好事儿！”小刚说。虽然这么说，却也觉得心里舒服了一点。

“那咱们拼了命也得买上票。”

“拼了命你也未必买得上。”

“提前一个星期我就上售票处窗口坐着去！支个帐篷。”

小刚也现出笑容：“亲眼看一回世界杯赛，这辈子也值了。”

“厉害！”山子摇头赞叹，灵魂又飞到巴塞罗那的草坪上去了。

两辆车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。两个人不说话，都想着世

世界杯赛时的场面：彩色的纸屑满天飞，像是花雨；喇叭声、呼喊声响成一片；各色旗帜在飘、在挥舞；运动员高兴得抱成一团，滚成一堆；有些人在看台跳舞……

“那阵子真来劲！”

“唉——”

两个人都明白指的什么。十二届世界杯赛的那些日子真是来劲，每天晚上电视台都转播四十分钟精彩片段。那些日子，早晨一睁眼就想着晚上，一天当中要想好几回，一整天都有盼头。晚上，山子揣一包好烟到小刚家里去，先评论一阵子昨天各场比赛情况，然后坐在电视机前等着比赛开始。山子总是说到他老姨家去看彩电，却总是又跑到小刚家里来。独自一个人看球固然乏味，跟一群外行一块看也没劲——看球不能嚷，你一嚷他们就笑你疯；要么是好看看不出来，越位球倒跟着瞎着急。山子承认的内行只有小刚。小刚还承认二华。

“二华那小子！”山子摇着车，笑笑，只说半句话。他还想着世界杯。

“二华什么？”

“那小子没准主意。你也弄不清他最佩服谁，一会儿是济科，一会儿又是马拉多纳。”

“济科和马拉多纳确实都不错。”

“还没过三分钟呢，他又说苏格拉底最好了。”

“苏格拉底也确实是踢得好。”小刚总是为二华说话。

“我是说，小子看不出谁最好来。”

小刚心想：难怪二华这票不给你呢！

“最后他又最佩服罗西了。意大利赢了，他又最欣赏意大利了。这小子势利眼。”

“你别老这么说他。他还是挺懂球的。”

“他就懂报上说谁好，他就说谁好。”

小刚想：二华以后有票还给不了你。

“他还懂谁赢了，他就最欣赏谁。”山子笑起来。

“那么说，赢的不好，输的倒好？”小刚也有点气了。

“那可难说！巴西输了，可巴西踢得最好。一开始我就说巴西踢得好，巴西输了，我还是说巴西踢得最好。”

小刚没言语，他知道山子说得对。巴西队被淘汰的那天，他们俩都觉得是自己输了。

“论水平，巴西队才是冠军。巴西队就是太狂了。”

跟你一样，你也是太狂了，虽然你说得都对，小刚心里说。

“我还是最佩服普拉蒂尼。说普拉蒂尼最棒的人不多。真正懂球的人就不多。”

“我就不说普拉蒂尼最棒。”小刚不看着山子，冷冷地说，

“我说马拉多纳棒。也许是我不懂。”

山子这才发现小刚有点不高兴了，这才想到统共那一张票还是二华给小刚的。

前面是一座立交桥。

两辆车开始爬坡。四五十米的上坡路，挺陡，对手摇车来说不是件容易事。齿轮咬着链条咔啦咔啦响。两个人又呼哧呼哧地喘粗气，汗珠往眼睛里流。太阳倒是很低了，但是一点风都没有。

“行吗你？”山子问小刚，想缓和一下气氛。

“留神你自个儿吧。”

“等摇上坡儿去再歇着。”

“踩咕谁呢！”小刚愈发使劲摇起车来。

行，山子想，小刚这小子还真够哥儿们，背着哥儿们也不说哥儿们的坏话，也不愿意听别人说哥儿们的坏话。不过气氛得缓和缓和，否则到了体育场小刚进不去，自己也不好意思就进去。可是，体育场门口到底有没有台阶呢？……很高很陡的台阶，二十几层也不止，自己焦急地往上跑，一步三级，跑得好累呀！到底是在哪儿呢？还有很多挺拔的冬青树……

两辆车摇上了立交桥。

“要不就歇会儿吧。”小刚说，也不愿意把气氛弄僵。以前

他俩为足球的事翻过脸，具体地说，就是为了普拉蒂尼和马拉多纳。

两个人抽着烟，都想找些让人高兴的话说。

往体育场去的公共汽车从桥下开过，车上挤满了人，吵吵嚷嚷的像是在打架。

“都是去看球儿的。”

“也不知道有几个真懂。”小刚冲山子笑笑。

“懂不懂的，倒都有票。”

“懂不懂的，倒都不怕老婆！”

小刚说罢大声笑起来。他满心以为山子也会这样笑的，可是山子笑得很勉强。小刚想：糟了，又让他想起那件事来了。

往体育场去的汽车增加了车次，一辆接一辆，都挤得满满的。往那个方向去的自行车也多。开始听见有人在议论足球了。

“嘿！咱们到那边买瓶汽水喝吧。”小刚装作什么也没有察觉，指着远处的冷饮店。

“算啦！”

“出来得太忙了，忘了带个水壶。”

“要喝你就去喝。”

“要不算了，一会儿再说。”

两个人沉默着。这时候桥下有几个骑车的人在大力议论着



足球。那纯粹是外行的议论。其中一个人在抱怨：“有时候看了半天，一个球都不进！”小刚捅了捅山子，两个人对视着笑笑。山子笑得很苦。小刚知道山子还在想那件事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山子不言语，不断把飘在眼前的烟吹开。

“她们家怎么说？”

“还能怎么说？”

“肯定不行了？”

“她说今儿晚上来找我。”

小刚紧张地盯着山子。

“我想，算了。做买卖似的，没意思。”

“你太拧。谁都说你太倔，太硬。”

山子心说：对了！腿坏了也不比谁低一等！

“她来要说什么？”

“还能说什么？”

“说不定也许又行了呢？”

“我他妈的又不是西瓜！说行了就拿走，说不行了就退回来！”

两个人默默地坐着。

山子只想着今天晚上怎么过。不能回家。也不能去老姨家，最初就是在老姨家和她见的面，她就坐在彩电对面的沙发